

## 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客窗閒話 第五卷

談鬼□二則 客有善談鬼者，怪怪奇奇，無不極情盡致，不勝錄取。予彩其可作笑談者數則列後。

吾邑有朱橋鎮，布市也。貿布者五鼓畢集，黎明而散。忽途人相戒雲。「橋左有一大鬼，高丈餘，白衣冠，被發執扇，眉目下垂，口鼻流血，世所謂無常鬼是也。見者咸棄物奔逃，遲則驚斃。」以故市為改。時莊農王二者，家有急需，不得已，於寅刻攜燈負布趨市。至橋左，遙見大鬼昂然來，王駭極，滅燈潛入桑林內，猱升樹巔，藏叢葉間。時月色朦朧，鬼不及睹，行至桑林外，喟然歎曰：「明明一人來，倏忽不見，妖耶？怪耶？」語未竟，又一大鬼來，服色面目相等，向前拱其手而過。前鬼曰：「噫，是矣。吾等費心計逐客至此，而為彼所得，當抽分其貨。」遂大喚後鬼回索分也。後鬼瞠目直視，忽揚大掌，攔腰一擊，前鬼撲地，首與上下身及兩臂跌分五截，俯捏之，得青煙二道。解佩囊納訖，長嘯而去。王二猶不敢下樹。至旦，見行人結隊來，始呼救，眾集而後逼視，則鬼之首係紙糊者，兩臂與手削木為之，上身一人、下身一人俱死。紙衣亦裂，始悟二賊頂接作長人，假鬼以行劫，而真鬼斃之，報亦巧哉。

有錢、劉二役者，奉差勾攝人。知其人狡甚，夜往拘之。距城約二□里，一役持燈，一役執牌，行五六里許，錢謂劉曰：「吾有腹疾，予吾燈，將覓地大遺。爾前進某村，市尾有裡保茶室，在彼俟吾。」劉諾而去，比及市尾，夜深戶閉，無停留處。回原路，見市一室，隙逗燈光，隱隱泣聲甚悲，門外一人影貼身窺探。劉意為錢遺畢而來竊窺婦女耳，欲戲之，俾不敢作聲，潛以中指挖其尻，其寒浸骨。突然回首，則眸出舌伸，發披血結，現縊鬼形。劉大驚，觸板而倒。鄰人聞聲出視，識為縣役，已痰湧氣喘欲絕。鄰人大呼，市眾皆集，而錢亦至，正扶救間，室內亦大呼救人，眾踰門而入，則少婦自懸於梁，其翁姑年老不能解脫，眾為之卸救而蘇。詢之乃翁，知婦為姑虐，半夜輕生。縊鬼求代而窺之，為劉役衝散，此婦之命不應絕。而劉亦漸愈，惟右手全黑，經年始退。時人稱之為「搗鬼手」。

陸都閩充卒伍時，出境迎上官至中途，聞上官遇雨而退。陸回，雨益大，衣履濡濕。道路泥濘，見旁有小樓一楹，趨避簷下。天將暮而雨不止，叩門借宿，少婦拔關出曰：「夫男人城未回，不便留客。」陸示之佩刀號衣曰：「吾行伍中人，正直自矢。今進退無從，只求樓下一席地耳。」婦哀其窮而納之，且贍以粥，給之燈與薪。婦登樓闔戶而紡，陸以薪為褥，趺坐啜粥，然火烘衣。約三鼓許，有老婦由門隙入，陸駭然禁聲，以觀其所為。老婦若未睹陸者，以一杖置門側，望中溜再拜，匆匆登樓，聞與少婦言甚歡，未幾悲聲辛語，既而大笑。陸取其杖閱之，條變為麻繩，甫坐於身下。而老婦下樓望中溜又拜，回身覓杖不得，始見陸，知為所收。告曰：「老婦恃杖而行，客須見還。」陸不答。老婦倏變為少艾，柔聲怡色以哀之，陸仍不答。條變為厲鬼，目凸口凹，聳肩鼓腹，望陸吹氣，則冷風入骨，寒不可當。陸正襟御之。然老婦作氣甚難，喘息片時，方能再吹，則不及前之冷甚，三吹則無力矣。陸笑曰：「汝能吹我，我寧不能吹汝？請還汝氣。」亦鼓氣吹之，則老婦胸腹皆洞，乃連吹之，化為濃血，轉眼成灰，腥臭實甚。天已大明，陸不去。俟有叩門者，起應之。一少年人，暗陸而叱曰：「汝何人？敢入我室。」陸知為少婦之夫，語之故，曰：「與爾登樓，且救爾婦。」少年偕陸踏梯，推門不應，肩門而上，則婦懸於牀，氣猶未絕。共救之蘇，問其故，婦曰：「夜有前村之某嫗來，忘其為縊鬼。與我言終窶之慘，覺悲甚而泣，繼又言伊證仙果，在極樂世界，可以同窺。遂以帶作圈，望其中，飛樓畫閣，金碧輝煌。不覺探首，則被懸繫矣。」少年再拜謝陸曰：「若非足下藏其繩，則我婦作替代，而足下亦難明心跡矣。」自是陸得官漸起，至都閩府而止。

陳生年五□餘，猶應童子試。遇刺史公之目不識丁者，開場取士，哄傳為幕客所賣。刺史公無以自明，於給卷時留心孤寒者，得陳生，知其老且貧，拔之榜首。幕客以文理平庸爭執，刺史公召陳生而諭之曰：「知予置汝前列之意乎？」

汝文不及人，面窮則獨勝，藉汝以息貨取之謗，然學使未必憐貧，約計試期，尚有半載，汝須摒一切事，專心文學，以博進取，勿負予一片苦心也。」乃出朱提一笏，以佐膏火。生感激無地，即赴省垣，覓幽靜之區，作用功計。適有寄櫬之莊，小樓三楹，人跡罕到，賃價甚廉。生得之，閉戶奮志，呼唔晝夜已數月矣。一日將昏，聞屋內隔板上作爆聲甚厲，生凝目注視，板隙處現人面如錢大，諦審之，則漸巨，以至額頂梁而頤著地。觀闊滿板，兩目如箕，視生而笑。生膽素壯，乃肅衣冠，再拜而祝曰：「予寒士也，見知於刺史，謬列案元，諒今科一芹可採，若從此連捷，當盛設以祭。請收尊容，勿以駭人是幸。」巨面笑口大開，惟無聲，忽牆角伸一小手，未幾盈丈，以巨指划大面作羞狀，轉瞬而沒。陳是年入學尋卒，鬼預知其無祿，擲揄之耳。

葛生者，屢試不售，納粟入監，以狂士自居。好飲酒使氣，下元節隨族眾祀墓，食祭餘而醉。眾皆避去。星月上，興猶未盡，盤垣於叢塚間，忽睹西北茂林中，隱隱有三四人席地飲酒，生喜而前，見三男一女，皆沉吟構思，若有所作，然皆非文士。生呼曰：「公等豪興，容狂生否？」一老者似曾相識，起迎曰：「葛先生來矣，汝等勿班門弄斧，貽笑方家。」眾皆拱生入座，酌之，酒飯皆冷。生曰：「公等為詩耶？文耶？某願領教。」眾曰：「鄙人何以能文，欲湊酒令耳。」生請令式，老者指少女曰：「此紅姑娘，吾鄉名妓。渠所出令，要說一字，拆之則成姓名，合之則成事業。須切身分，泛則受罰，故難措耳。」一人曰：「予得之矣：林二小當禁卒。何如？」妓首肯。一人曰：「白七當皂隸。」一人曰：「丘八是兵。」妓皆頷之。生曰：「金同是銅匠。」妓笑曰：「銅鼻則有之，匠則不切。」罰以巨觥，生苦思不得，爭執前言不謬，妓曰：「敬為先生代。」倩笑曰：「牛一是監生耳。」生大怒揮拳，眾皆長嘯一聲，冷風侵肌，毛髮皆豎。生不禁自倒，作豬吼，覺口鼻間漸被填塞，而手足苦不得動。有笑者曰：「紅姐給此等文人吃土，在所應得。吾恐填實心孔，將來連金同亦不能道矣。」哄然大笑。生正眼悶欲絕，遙聞火槍聲，眾始散，幸獵戶來扶救之，生始得命，而狂氣頓除。

中表諸行泉者，膽識俱雄，為予家起租赴鄉，舟抵其地，時已三鼓。凡收租者，須中夜至佃家，慮其藏匿米穀，使之不及防也。行泉登陸持炬，從者負器執械前。道由小市，前徒奔回，駭相告曰：「市中有大鬼當道，不能越過。奈何？」行泉哂曰：「此又朱橋鎮之偽鬼耳，予人伙矣，何足畏！當為地為除一害。」乃執炬前至其所。鬼身坐樓房，巨足踏地，首當在霄漢間。所衣白袍之前幅，披□餘家門面。行泉以炬然之，火直上沖霄，率眾急遁，伏於舟中，卒不聞有救焚之聲。黎明復至其所，僅存紙灰一大堆而已。樓椽如故，無焦灼痕。或曰：「此魍魎也。」真耶，偽耶，使其真也，則鬼衣無質，烏得有灰？使其偽也，則紙然必及於屋，且此人之身體安在？是誠不可解矣。

吾鄉俞少宰，少時有書呆之目。與同人集課某曠宅，其內室素有縊鬼，白晝現形，人不敢居。有頑僕竊窺之，則未申之間，樑上有繩垂下，懸宕久之，忽結為大圈，漸抽漸小，作爆聲而滅。每日不爽。僕約其伙，縛雞於竿頭，由窗隙入其圈套，一收而雞絕。眾嘩然奔跑。俞聞之，詰得其故，與同人約，欲以身試之，僉阻不聽。次早，命僕冀除，就其梁下設一幾一座，俞攜文一冊入室，閉門高聲朗誦，同人伏於窗下，以觀其變。日晡，俞忽停誦，既而自訴其窮曰：「予為學已久，而不得高捷，家累又重，與其以措大困，不如死休。」遂大哭。同人恐其入迷，正欲相救，俞復大笑曰：「予得鬼矣。」眾排闥入視，俞以左手執一灰色鴨，鼓翅不鳴，喚僕以刀來親宰之，命速烹。謂眾曰：「有不食鬼肉者，罰作東道。」乃酌酒共啖，味不及常鴨而有泥土氣。眾叩其得鬼之由，俞曰：「予讀文俟之不至，故作悲辛，一婦人自梁墜於懷中曰：〔先生毋自苦也，肯偕入仙境，則世務不足道矣。〕予問仙境何在，婦教以襪帶作圈，探首可得。予遂作圈，以套婦人之首，而執持之，轉瞬間化為鴨矣。」同人乃贈以號曰「賽鍾馗」，又曰「白食鬼」。

有山右孝廉，攜其僕名鄒倉者，體大而聲洪。赴禮闈投邑館，而人已滿，孝廉貧不能他適，哀諸館人。執事者曰：「後有一宅不利居者，如不得已，請權寓之。」孝廉欣然就宅，與其僕同臥起，然各有戒心，往往秉燭達旦，半月安然無恙。一夜漏三下，門

忽自辟，陰氣凜然，有美婦入宅，向孝廉流盼微笑。孝廉恐，大呼鄒倉，倉於睡中驚覺，高聲答應。美婦惶駭，退跌座上，色變氣絕。是時，寓客聞聲咸集，共睹美婦，作時世裝，服飾富麗，儼然人也。公議連座遷於煤室，反關以俟之，如至日中不變，則聞諸官。明日啟關入視，空有一座而已。自此宅竟平安。客笑曰：「鄒將軍之威大矣，其相似者尚足以嚇鬼，無怪世之妄人依傍大人先生門戶以嚇人也。」

趙三官者，依緞行作伙，年輕膽壯，聞人言有鬼處則往罵之。其妻父誕期，假主人新袍而往，賀畢飲入醉鄉。止宿不聽，踏月而歸。道出義塚，忽有牆阻路，左右旋轉，四面皆然。趙醒悟曰：「曠野何得有牆？其為鬼作祟無疑。」遂拔身佩小刀，戳之則洞，覺牆軟甚，聞牆外依然曰：「壯哉，殺一鬼矣。」復戳之，曰：「勇哉，殺數鬼矣。」連戳無算，而牆竟無矣。踉蹌奔回，向家人誇其殺鬼之能。家人曰：「汝何衣袍去而剩短褐歸耶？」趙俯視之，其袍之下幅，戳無數孔，竟變為百結鶉衣，始悟鬼所為牆者，即以袍幅蒙之，謬稱勇壯，俾自毀其衣，無以對主人，趙悔恨欲絕，而無可如何也。

冀北某武舉，好散凌善類，不信鬼神。中年僅有一子，愛同珍寶，暴殤，武舉怒登城隍神之戲台，裸體辱罵，觀者環堵。未幾，超躍下台，狂奔至神前，俯伏如有撲之者，兩臂現紫黑色，哀叫不敢。又曰：「罪該遠戍，敢不領受。」

遂起著衣，疾走至家，告其妻曰：「伯翁謂我不敬，予杖一百，充發煙瘴，有押解之鬼使在，速具饌焚帛，毋稍怠。」並取百金，摒擋行李，即日起程，直抵滇南，就有煙瘴處，為人傭工，至今未敢擅離。噫，世之獲咎於神明，聞有在疾革時被譴責者，以肉身昭昭遭戍，直聞所未聞。噫，異哉！

道墟章兩北有二子，年甫五六歲，出入中庭，則必各持錢七八枚或十餘枚而回。兩北意為伯叔所與，初無疑議，嗣與伯叔言及，皆無給錢事，始詢二子。其長者曰：「中庭有烏帽絳袍人，每日早晚必在座，見則與錢。」是晚，兩北囑其子出，潛窺之，果如所說。突前擒捕，絳袍人惶惶登幾，撲入鏡屏而滅。捧鏡視之，始知即玻璃中所繪之天官像也。毀其鏡，有血流出，而怪絕。

又有蔡大官者，夜眠樓上，三鼓許，聞樓下有喚其名者，起視無人，如是者三。蔡乃卷紙作炬，以大火照之，始見樓梯下一烏帽絳袍人，持時錢二千，擲地而去。蔡懼不敢收。次日下梯，則錢仍在。蔡本博徒，自信為財神所賜，齎入博場，將以求大彩也。適官司訪拿，連蔡縛去，荷校月餘，而其錢亦不知所往。或曰：「章兩北幸覺之早而絕其怪，蔡大官貪多而受禍。假使兩北亦貪得不問，則二子之禍必大。」噫，自來之財尚不可受，而況非分之求？君子於此可以鑒矣。

會稽張孝廉三兩，寓京師。由揚淑衛衛遷黃齋衛衛，眷屬下車之際，其孀氏忽作男子狀，高視闊步而行，且三兩呼曰：「來，予與爾言，知爾丙子獲售，予在陰曹亦增光彩，尚不忝為予子，其勉為勤學好善之士，毋自滿及輕薄改行，則功名有在。」三兩聞之，居然其父聲音笑貌，涕泣而拜，孀狂笑曰：「父子相聚，大喜事也，何悲為？予飢矣！」其具饌以進。索巨觥飲酒，大啖魚肉，飯亦倍常食。畢，出後院似欲小遺而僕。眾扶之入，漸蘇，則為孀氏之言，問之，不自知矣。

又越人某，二三十餘歲而亡。逾年，其家婢出買物，忽大步登堂，對其主母揖曰：「嫂一載相別，身其康寧？」嫂駭然曰：「汝中邪耶？」笑曰：「毋恐，吾爾叔也。」據客位坐，語操南音，曰：「大哥好心，欲令五弟歸吾轍。但五弟非人，不可托，不如附糧艘為便。」此事僅夫婦有私議，外人無知者。嫂問曰：「叔在陰司作何事業？」對曰：「吾生平無過，城隍神錄吾為吏，職司考察，每聞土神報大哥作好事，則吾歡欣踴躍。報壞事，則吾寢食不安。嫂須勸大哥多積陰功，自然逢吉。」嫂指其幼子曰：「大哥僅有此兒，多病而弱，叔既神靈，祈默佑之。」笑曰：「天道無私，積德蔭子孫，自然之理也。吾何能為？」又曰：「吾屋漏矣，淒風冷雨觸骸甚苦，祈嫂修之。吾為此事恒欲相告，不得其便，今因公過門，附婢暫見，不可久留。」遂起，出門既跌，復起，則仍婢也。遣使視其棺，果有小孔，為補之加漆。是冬其兄在外，不知前事，以千金屬其五弟回南貿易，便帶靈柩。路由京師，為優伶所迷，揮金立盡，貨其行囊而逸，柩則棄於曠野，未悉後能歸否。

又沈咸，錢塘人，自少應童子試不售，鬱鬱至五十餘歲而卒。送殮之客盈門，其妻撫屍號泣，僕而復起，大步出堂，遍拜賓客，慰勞再三，內有聞人孝廉者，是其生平好友，執手囑曰：「我之後事，閣下任之。我之神主，閣下點之。」家資何存，妻子何度，絮絮不休。客始知為咸之魂附其妻也。孝廉曰：「閣下肉身尚在，何不附之？」而生乃手指孝廉而哂曰：「不通不通，人之所以得生者，氣血耳。此身氣絕血凝，何以能生？」孝廉曰：「我聞死則魂入陰司，閣下何不一行？」又哂曰：「陰司何在？我自病革後，魂與體離，飄飄然無所歸，只聞妻哭過悲，欲前慰之，不覺合而為一，然支持甚苦，刻刻欲分，想不能久住矣。」語畢而僕，扶之入幃，則仍妻也。傳曰：「鬼有所歸，乃不為厲。」三人者或遠離廬墓，或未正首邱，或神魂失據，咸有為厲之端者。然宇宙之寬，群黎之眾，死者日以千計，其中不得其所者不知幾幾，何絕無影響。或曰：「使死者人人附生者而言，亦屬尋常事矣，奚煩足下記之？」對曰：「唯。」

## 孝女

國家設官分職，佐朝廷以安養百姓者也。乃竟有不然者，莫如前朝仕宦之強爭，以魚肉鄉愚為勝，故有寧使官家放火，不許百姓點燈之謠。即如江左某巨室，叔姪相繼為宰輔，子弟之職居清要者數千人，天下名公巨卿半出其門下，雷令風行，極一時之盛。是應綿祖德報君恩，以長享富貴耳。疇知其弟某學士，因疾家居，伺應之強奴悍僕以千計，分班值日，統於老奴。其放班閒曠之時，成群結伙，佔據於茶坊酒肆，攪擾不休。有何姓者，攜其妻女在宦宅之左近開設酒接為業，其悍僕日來飲饌，不但逋欠者多，且一縱性逞興，則號呼達旦，何厭苦之，以酒盡為辭。諸僕大怒，群搜其室，得酒數甕，叱問曰：「此非酒耶？奈何欺我？」何方強辯，一醉僕舉甕以擊何首，立碎之，漫罵而歸。謀諸老奴，告主人以房佃何某不給賃值，使僕索取，伊觸首於牆，思飾傷以抵賴，不意力猛自戕，請雜治之。主人從其言，使鳴諸縣尹，甫聞何妻之報，又得宦詞，草草驗訊，竟以自戕定讞，反欲追租完案。何妻茹痛攜女，遁於省垣，含冤莫訴。

女漸長成，姿容豔麗，遠近莫不知其美者。恒與母言及父仇，則慟不欲生。自名曰「仇」，志不忘也。及笄之年，媒媼造門，問字者踵相接。其母曰：「我女自幼矢志，無論小家巨族，為富為貧，為妻為妾，只須能擊強宗，戮悍僕，與父復仇者，以身事之，毋需納聘。」聞其言者皆咋舌。時有分鎮大將軍，宗室也，值社會之期偶出，見女豔羨之，謀諸從官，探得其故以告。將軍曰：「孝女也，吾當成其志。」密陳於帝，帝怒，遣緹騎提學士問實，籍沒其家，謫戍邊陲，而置奴僕於大辟。女請得其仇首以祭，偕母投將軍，願長為侍婢以報。

## 義僕

江左望族某氏，其父為太守，賄賂公行，納資至數十萬之富，猶孳孳搜求。有司閭之僕高祿者，恒勸諫其主曰：「非義之財，恃人者必悖出，況膝下僅有一公子，若恃其富有，則志氣縱佚，恐不得上達矣。」太守心是之，然不能從也。未幾太守夫婦相繼卒，祿護其眷屬回籍，少君驕甚，祿裁之以禮，少君怒，立逐之。

自祿去後，益無忌憚，日挾千金，覓局縱博，不盡不歸。於是為利之徒，從而誘引之，不數年家財罄盡，貨及房產，萬金之業，甫書契券，不及轉手，一擲而去。漸及衣物，又數月而空諸所有。家人星散，即其相與之淫朋昵友，亦引避不遑，遂與匪徒為伍。登城席地之局，猶日為之。不覺囊空囊絕，仰屋而嗟。其少夫人，江南宦室之女，美而賢，惟拘以順為正之義，從無反日事。是時牛衣對泣，正無可如何間，有匪徒索逋登門，瞥見少夫人，謂少君曰：「爾家有如許大財，猶詐貧耶？」少君曰：「無之。」匪徒笑挽之出曰：「適所見之豔者，是爾妻耶？」少君曰：「是也。」曰：「是值千金，能捨之，則不患無資。」少君叱曰：「是何言歟！我縱貧窶，為一邑之臣族，非但不能賣妻，亦誰敢娶之哉？」匪哂曰：「呆哉，有此尤物，既不能自活，又不以與人，同為餓殍，奚濟於事？若載往遠方，則蘇揚妓室，必重價相求，誑而貨之，其誰得而聞哉？況爾得此身價，不僅宿逋頓清，依然裘馬

翩翩之佳公子矣。方知我輩之深謀遠慮也。」少君躊躇不忍，群匪力贊之，意遂決。歸謂其妻曰：「升斗難謀，何以度日？聞汝兄弟有告養親回者，我與汝投之，必能相濟。」少夫人願見其母，欣然從之。遂假資匪徒，買舟赴吳下，匪徒已先至妓室，宣揚少婦之色超前絕後，可冠古今。鴛鴦樂從，匪曰：「是猶良家婦，不可直告以故，須設法觀之，誘入汝家，則惟命是從矣。」匪與鴛鴦偽作僕婦，傳太夫人命，遣來慰問者，見婦姿容果如所說，邀少君去，以五百金立券，備衣飾，遣婢女，以輿迎之。至則門第軒昂，居大家。登堂入室，奉有白眉神像，命之拜。少夫人覺有異，問太夫人所在，鴛鴦笑曰：「爾已為本夫所售作我家新婦，我即爾母，何來太夫人耶？」少夫人悟入騙局，忿不顧身，以首觸牆，只求速斃，幸人眾攔拒之，得勿傷。鴛鴦怒喝健婦五六人，擁之入後樓，盡褫其衣裳，以巨索反縛手足，懸於梁，鞭撻無算，體無完膚，訓之曰：「從則錦衣玉食，惟爾所欲。否則日三百鞭，求死未得。」少夫人悲啼不答，日夜不絕聲，勺飲不入口。鴛鴦無可如何。

適其樓之東有參業主人，聞其鄰哭聲哀慟，旦夕不得寧，心為不平。乃召鴛鴦責之曰：「吾知汝家勒良婦為娼妓，不從則威脅之，事本不可，今更忍心害理，慘不可聞。若有傷人命，勢必累及鄰人，汝不改過，吾當預鳴諸官矣。」鴛鴦謝過，且曰：「婦人水性楊花，未有不可教訓者。今此婦鐵石居心，實所罕觀。」主人憫其貞烈，願見之。鴛鴦引至樓上，望見顏色，大駭而退，曰：「吾給汝值，此婦歸吾可也。」鴛鴦敢不從命，使數人扶而去之。是時少夫人手足痺弱，不能自主。比及門，主人使健婢負之入，設座於中庭，納少夫人上座，主人具衣冠，率妻妾子女再拜，跪而告曰：「老奴數載睽違，詎知少夫人受此大辱，奴罪通天矣。」少夫人熟視之，始識主人為高祿。悲噓而語之故，祿亦揮淚曰：「奴早知少主之不能成立，不意其敗類至此，奴聞大舅翁督學滇南，二四兩舅翁供職詞林，太夫人在都中康樂，詎知少夫人若是窘辱耶？奴當先遣兒輩入都報聞，然後奴夫婦親進少夫人歸寧可也。」遂供奉於高祿之家。

惟少君妻責之費不久又罄，怨及匪徒，匪曰：「爾妻此際想必名壓花街，寵專金屋矣，乘其盛時，我等偕往妓室，以買良為賤，詐彼假母，不懼不發財也。」從之。鴛鴦正怒無可遷之際，聞若輩言，操杖逐之。匪挾少君鳴於縣，其大令為太守之門人，見詞駭然，正欲勸其事，適高祿聞之，夜見大令，達其情曰：「少主來，不可使知之，恐攪擾不已，則少主母與小人皆不得安其所矣。」遂出四百金，請以官項斷與少主，勸令改過謀生，尚可為也。大令義之，從其言，傳少君與匪至，重懲匪徒，與少君金而教之遷善。祿始送少夫人入都，依其兄弟以終。

繆斥曰：嗟乎，孝也而在女，義也而在僕。彼儼然人上者，反以不孝不義成其名。此古今之變局，亦運會之遷移，所以明季縉紳為闖賊拷掠者，自取之也。

### 劉大漢

越人陸客，道經山左，見有身長一□二尺之老叟，首大□圍，腰圓兩抱，拳如巨鉢，腿若堂柱，驅犢□餘頭，以三犁並耨，往來甚駛。陸異之，值山雨欲來，趨避樹下以觀。見壯者擔餠八枚，牛脯一甕來餉，叟亦止樹下食之，頃刻一空。陸更駭異，詢其姓氏年歲，叟曰：「我生之初，於今兩週甲子又五年矣。劉姓，無名，人呼我大漢，我漫應之。祖居是邑，世為農夫，有地一□八頃，耕以自給。子六人，今存其半，餉我者為曾孫。我日必耕地□餘畝，以舒筋骨，否則體使不快。惟衣食甚費，一短褐需大布五匹，中衣三匹，襪猶半匹也。兩餐需面二百五□六兩，牛肉及白酒各三百二□兩，如是而已，無他能也。」問其力，則曰：「我不自知，曾憶壯時皇帝東巡過此，山下有人熊衝駕而來，身與我等。侍衛之官擋之者，被摘心裂腹而啖。駕在危急，我不覺直前擒之，倒摔於地，而熊首碎竟斃。皇帝甚喜，欲予我一官，我對曰，〔小人野田愚民，文不識詩書，武不知戰陣，何敢濫膺爵祿以誤朝廷？〕皇帝益喜，給我一紙書，知之者稱之曰詔諭，地方官免我地糧，故至今無催科之擾。」乃出其詔書與客觀，信不誣也。遙指其村落曰：「此皆我子孫之宅，昔我以一手托梁，一手植柱，身自創者。」客望之，雖俱土室，亦甚高大。客計其壽，時已一百二□五歲，力則萬夫莫敵矣。歸而告人，或疑其妄，然客誠樸人也，言當不謬。

繆斥曰，防風之骨可專車，長狄之身橫九畝，巨人自古有之，不足奇。所可異者，富壽而多裔，立功而不居，惟聖人之邦，斯有此賢隱士耳。

方幼樗云：論語古音古節，絕妙文字，唐人說部不是過也。

### 俞生

俞某，庠生也，即少宰公之裔，訓讀為業，館於鄉。夏日因事回家，夜與伯叔兄弟納涼門外，縱談而倦，不覺昏睡。漏三下，眾已散，家人喚之醒，當街小遺，朦朧間覺燈光一閃，察之實無。入室臥，見二役持符來，以鐵索鎖之行。俞怒曰：「予生員也，縱有事在官，亦不得擅加刑具。」役哂曰：「既屬儒生，猶不自悟，與至死不悔之下愚等耳。姑不與爾較，爾其見堂上者辯之。」俞無奈隨之行，入城隍廟，忽睹燈燭輝煌，兩行吏役約數百人，肅然就列，無敢嘩者。一役先入跪稟，傳呼帶俞生入。一役擲鏈報門，牽至階下叱跪，俞怦怦然，莫知其故，竊窺上坐者，金冕龍袞，色甚怒，詰俞曰：「汝身列饗宮，作民表率，何得背違禮法，當道而溺，污吾儀仗？」俞曰：「陰陽間隔，焉知神來？不知而罪之，恐非聖意。」神曰：「姑無論神明，治夜隨在有之。汝為儒士，暗室屋漏猶當謹慎，豈可放肆於大道之旁乎？假令有婦女來，將以汝為大惡不道矣。」俞曰：「亦無論半夜之中，婦女行走者罕，即或有之，必男子護送，持燈前導，生焉得不避？」神曰：「汝家對面隔河，周環水闊，炎暑之際，婦女坐臥其中者不少，汝不知避嫌，烏得無罪？」俞詞窮謝過，神叱杖之，條見其亡父踉蹌而入，叩首無算，告曰：「乞衰老朽生前無過，僅有此不肖子，今獲罪神明，杖所應得。第聞一經陰板，則終身運敗，老朽將為若敖之鬼矣，敢求憐而恕之。」神曰：「罪不可恕，為爾發陽官責之。」乃舉筆書判，命吏持與觀之曰：「發該縣典史責一板。」哄然而散。俞夢亦覺，自付典史不能擅責生員，縱有意外之事，何僅責一板，意謂妖夢，置之度外，仍赴館。

至中元節，解館而歸，值縣尉王某，江南之望族也。屈為小官，未免負才肆志。是日太尊按臨觸其怒，欲黜之，幸大令為之營求稍解。尉送太尊登舟，求見謝過，太尊呼跪船頭，嚴加訓飭，久而釋之。尉愧且忿，候太尊去，甫登輿，適俞生葛衣布履，持蓋而來，為人所擁擠，以蓋柄觸扇與之玻璃而碎之，尉大怒，叱役牽來，俞不禁戰慄下跪，問之不能答，喝行杖，左右捉俞，去褲按之地。杖甫一下，俞忽醒，大呼曰：「打不得，打不得！」詰之，對曰：「吾生員也。」告以姓名，尉惶恐，下輿手扶之，再三謝罪。俞搖首結褲而起，曰：「與閣下無乾，此其中蓋有神明也。」仍執其蓋而去。尉回衙，亦自悔鹵莽。是對觀者甚眾，典史擅責生員之說，傳作奇聞。同學諸生知之，僉來問詢，俞曰：「是誠有之，然係神明所使，吾不見過。」遂述其夢。諸生曰：「夢虛而事實，一人受辱，辱及同儕，吾等能不與較耶？」擁俞入縣署，鳴鼓聲冤，大令亟召學師來議有以解釋之法。師謂令曰：「免死狐悲，物傷其類，眾怒不可犯也，然猛虎項下鈴，係者自能解之。」是時尉慮諸生攻擊之，潛避縣署，聞言而出，長跪師前曰。

「我之誤撻俞先生，追悔莫及，然俞先生器局宏大，初未與我較，是皆諸生之教，請師召俞先生而慰解之，我願對眾負荊則冰釋矣。」大令亦參贊之。師出問，俞搖首曰：「門人不願與較，只求有以慰眾心耳。」師曰：「罰之何如？」眾曰：「願聞罰之之法。」師曰：「當眾令其拜俞生以謝過。」眾目視俞，俞猶搖首曰：「不願庭辱長官。」眾謂師曰：「既俞生之盛德，應令其摒去從人，執香步行至俞府跪拜，吾等釋之。」師曰：「諾。」俞同眾回，具衣冠灑掃門庭，烹茗以俟。未幾，尉公服持香而來，俞遠出慰勞，辭香獻茗，極其誠敬，即回拜之。眾皆無可如何而散。

俞仍之館，居停辭之曰：「昔吾以先生為英才也，故敢屈諸西席以為門廬光。今已受撻於市，為眾訕笑，則吾子弟人皆目之為罪人之弟子也，何辱如之！敢辭。」俞無以自明，抱慚而歸。然尉甚德之，中秋登門賀節，俞見之，色甚不懌。尉叩其情，俞告以失館故，尉曰：「先生犯而不較，當今之亞聖也。為我而有屈賢才，我罪大矣，然館穀不足慮，敬為先生推轂。」尉本名相後裔，

為一族之長，先是族有公塾，其師老病卒，族人正請命延師，左虛數月矣。尉以二百金聘俞先生，遣僕送之。江南族人咸敬先生品淳而學優，歲有增修，俞閱□餘年歸家，積千金，稱小康雲。

鄰斥曰：謙，福之基也。故《謙》卦六爻皆吉。俞生自受神誠之後，何其謙也。隨責之而隨富之，冥冥中假王尉之手。由是觀之，為人處世，可不謙乎哉？